

馮源君古典文學論文集

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济南

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35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 10099·1352 定价 1.55 元

目 录

第 一 编

古 优 解.....	3
一 引论.....	3
二 古优的起源	8
三 古优的技艺	22
四 古优的特征	33
五 古优的影响	55
附记	74
汉赋与古优.....	78
古优解补正.....	95

第 二 编

《南戏拾遗》导言.....	127
《双渐小卿诸宫调》的作者与改者.....	156
暖红室本《董西厢》摘误.....	165
记侯正卿.....	176
元曲家杂考三则.....	194
王实甫生平的探索.....	202
关汉卿及其所创造的女性.....	213
我所认识的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222
怎样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	242
怎样看待《一捧雪》	257

第三编

《杨白花》及其作者	289
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	299
《季布骂阵词文》补校	311
从李煜词论“个”字	328
陆游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	331
评价辛弃疾的几点零星意见	345
《三国志演义》刍论	350
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	378
吴伟业《圆圆曲》与《楚两生行》的作期	392
读《笔生花》杂记	400

第四编

南宋词人小记	407
周草窗年谱	407
周草窗朋辈考	418
周草窗词学之渊源	431
张玉田年谱	437
玉田家世及其词学	452
张鑑略传	457
编后赘语	476

第一編

古 优 解

一 引 论

(1) 本文的目的

(2) 优与Fou的比较

(3) 西方学者关于Fou的研究

倡优是向来为人所轻视的行业，但它实是个值得学人们费番心思来研究的论题。因为在过去的三千年中，它给予政治、文学，以及民俗等等的的影响是很深巨的。以前史家对于这方面的忽略，确属憾事。

以文学史家的立场来论古优的人，已有人在，如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他视古优为中国戏剧的远源。但是，也许因为该书不是专论倡优的著作，故语焉不详。王书而外，他家著述，也大都如是。本文的奢望是将以以前学者所论列者加以补苴整理，时代则以先秦为主，间涉及西汉。

欧洲中世纪有所谓Fou。这种人与中国古优极相似。举其重要者而言，Fou与优都是以诙谐娱人，能歌舞，其诙谐的言动往往足以排难解纷。关于古优的种种，我们在下文叙述。关于Fou的，则下面三家的文字可给我们画个轮廓，备我们参证。

马禄 (Jean Marot) 描写路易十二 (Louis XII) 与佛朗苏第一 (Francois Ier) 的Fou杜里布来 (Triboulet) 时曾说：

（他）摹仿每个人，歌唱、跳舞、演说，而且一切都做得如此可笑有趣致，使无人生气。〔1〕

加奈尔（A·Canel）论Fou的功用时曾说：

为了满足他自己，外交术早就得到足够的狡猾与虚伪。这种外交术并非古已有之。我们的信任粗暴气力的祖先，并没有讲交易的科学。Fou的滑稽有时足以补偿他们在这方面的缺陷。投掷于为不信任及愤怒所弄僵的辩论中的笑乐，并不是无影响的圣药。〔2〕

斯各德（W·Scott）在他的小说中曾刻画过两个Fou：万北（Wamba）与大维（Davie）。前者见于《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后者见于《六十年前》（Waverley）。首录前者。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第七章叙的是比武会（Passage of arms）。是时英国虽然很不幸，被异族统制着，但一般人对于比武会还非常感到趣味。所以这一次万北同他的主人塞特立克（Cedric）也与会。在观众中有犹太人伊萨克（Isaac）和他的女儿吕贝珈（Rebecca）。伊萨克极富，吕贝珈极美，因此约翰亲王（Prince John）让他们与撒克逊贵族坐在一处，这些贵族中有撒克逊王的后裔阿失斯丹（Athelstane），因未立时从命，触怒约翰，酿成僵局。打开这个僵局的，却是人所不齿的、以悦人为业的Fou万北。作者于此有段生动的叙述：

向着这个我所曾经形容过的人，那亲王用他的骄横的命令，教他让个位子给伊萨克与吕贝珈。阿失斯丹对于这个命令，惶惑异常，不愿依从，却又不晓得怎样去反抗；身子动也不动，只睁着他那大而灰的眼睛，用种惊讶的情态向亲王睨视着。但躁急的约翰却不如此。

“那个萨克逊猪贩子是睡着了，还是不注意我？用你那架刺他，德卜拉昔（Debracy）。”约翰向驰近他身边的武士说。……德卜拉昔

的职分使他毫无顾忌。……他伸长了他的长槊，将要执行亲王的命令。阿失斯丹还未恢复神志，缩身退避，幸亏塞特立克迅速的，闪电一般拔出身上所佩的短刀，将槊尖与槊柄击脱。约翰见此，更加愤怒，若非他的侍从劝他耐心点，观众又对塞特立克的举动大喝采，他将发出个比第一道命令更凶的命令。他向四周瞧着，想寻个可以出气的牺牲者。……

“你们这些萨克逊村夫且站起来。”那骄矜的亲王说，“因为以天为誓，我既然那样说了，那犹太人就要坐在你们中间。”

“我们不配和这个土地的统治者并坐。”犹太人说。……

“起来，不忠诚的狗，听我的命令。不然我剥你的皮，用你的棕色的皮，做我的马鞍。”

受着这样的督促，犹太人和他的发抖的女儿一阶一阶的向看台上走。

“让我看看谁敢阻止他。”亲王说时目光注视着塞特立克，他的神气大有将犹太人推下之意。

这场灾祸被万北阻止住了。他跳到他的主人与伊萨克间，针对着亲王的威胁的呼叱回答道：“天，这将是。”同时在他的衣袋中拉出一片火腿（显然是他怕这次比武会继续的时间太长，他会挨饿），放在犹太人的胡须下，又把他的木刀在犹太人头上乱舞。犹太人果被这个他们全族所最厌恶的东西吓着了，立即向后倒退，一失足从台上滚了下来。对于观众，这是件可笑的事，他们都纵声大笑。亲王和他的侍从也消了气，不由的附和着。……“我们下去吧，在下面围坐上给这个犹太人找个位子。将败者放在胜者旁边是不对的。”约翰亲王如此说。他或许愿意借此收回成命。……

“把痞子放在傻子上面是不好的，把犹太人放在火腿上更不好。”万北说。

“谢谢你，好孩子！”亲王叫起来。“你能使我快乐，我应该赏你一赏。伊萨克借给我一把‘百桑’。”〔3〕

次录后者。大维是《六十年前》的主脚瓦凡来(Waverly)的Fou。在本书第二十八章内，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惯于歌舞的：

早上，瓦凡来思虑得疲倦而渐渐入睡，梦中听见了音乐但并非赛尔马(Selma)的声音。他梦见自己回到杜里佛兰(Tully—veolan)去，听见大维盖拉来(Davie Gellatley)在院子里歌唱。这是他住在勃兰瓦丁(Bradwardine)男爵家首先扰乱他的声音。引起这幻觉的音调一直继续下去，而且渐渐高起来，以至于把爱德华(Edward)惊醒。这幻觉似乎还没有完全惊散。这个房间是在安南采德堡(Ian Nan Chaistel)内，可是声音确是大维盖拉来唱着下面的歌曲从窗下经过。……爱德华急于要知道甚么事使盖拉来先生走这样远的路，便急急忙忙的穿衣服。其时大维又换了几个调子在唱。……瓦凡来穿好衣服走出来，大维却和两个常在堡门口的高地人歌舞起来。舞的是苏格兰的双钱舞，以自己吹哨为节奏。他此时兼舞伎与乐师二差，后来另一人吹起箫来，他才把乐师的差卸却。于是，老老少少，许多人都来参加。……〔4〕

这三家的文字虽然性质各殊，有的是诗，有的是论著，有的是小说，但它们有个共同之点：指陈传写Fou这类人的特征。

西方人研究Fou已近二百年了。法人拉基言(Dreux du Radier)的Réc réations histo—riques, critiques morales et dérudition, 1767年出版于巴黎，其中便有关于Fou的文字。此后，欧洲人士研究Fou而有卓著的成绩的，有：日高白(Jacob)，他的小说《二优人》(Les Deux Fous)的导言 Dissertation Sur les Fous des Rois de France 实是篇倡优论；有列白(Ch. leber)，他的文章见于Monnaies inconnues des évêques des innocens, des Fous……Recueillies et décrites par M. M. J. R. (Rigollot), d'Amiens; avec des notes et une introduction sur les especes de plomb, le personnage de Fou et les

rebus dans le moyen âge, par M.C.L. (Leber); 有福来格
尔(Ch.—Fred.Floegel), 他的作品是Geschichte der hofnar-
ren; 有雷方白(De Reiffenberg), 他的论文Histoire des
Fous en titre d'office, 见于Le lundi, nouveaux recits de
Marsilius Brunck内; 有惹尔(A.Jal), 他的Dictionnaire c-
ritique de biographie et d'histoire 不独讨论到Fou的问
题, 且有许多珍贵的史料; 加奈尔(A.Canel), 他的Recher-
ch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ur des Rois de France较其他各
书都晚, 他可说是前此诸家关于Fou的研究的综合。

观此, 可知关于Fou的种种, 在西方早有了系统的研究。
Fou与优既极近似, 我们不妨借石他山来做古优的探讨。

〔1〕引见加奈尔的《法国御优的史的研究》(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ur des Rois de France), 一八七三年, 巴黎出版, 页一〇二。

〔2〕同书页三八。

〔3〕Ivanhoe, Paris(Nelson)

〔4〕Waverley 1826 Paris(Gosselin)

二 古优的起源

(1) 用优始于何时

(2) 优是怎样演变成的

(3) 为甚么人们需要优

中国用优究竟始于何时?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至少现在如此。依据可信的史料,天子或诸侯在前八世纪早年已用优了。《国语·郑语》记郑桓公与史伯的谈话道:

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于弊者也。……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谗,石夫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与刳同也,……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1〕

郑桓公为司徒始于周幽王八年(纪元前774年)〔2〕,后三年幽王便被犬戎杀了,郑桓公也同时遇害。这段谈话中既有“周其弊乎”一语,可知其必在桓公初为司徒时,即纪元前七七三年左右。〔3〕至于侏儒、戚施之所以为优,在下文我们有较详尽的论述。

关于前七世纪的优人,我们有两段史料。〔4〕《国语·齐语》记桓公与管仲的谈话道:

桓公亲之郊而与之坐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罾戈,不听国政。……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不日引,不月长。”〔5〕

桓公相管仲虽然在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然当时所谈论实

是襄公时事。襄公即位于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卒于周庄王十一年（前686年），所以这段史料可以供我们研究前七世纪初的优史。《国语·晋语》记晋献公时的政变道：

公之优口施，通于骊姬。骊姬问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难三公子之徒如何？”对曰：“早处之，使知其极。夫人知极，鲜有慢心。虽其慢乃易残也。”骊姬曰：“吾欲为难安始而可？”优施曰：“必于申生。其为人也，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洁易辱，重愤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是故先施谗于申生。……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故而彊于君。君未终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子为我具特羊之饔，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乌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谓苑？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谤，可不谓枯乎？枯且有伤。”优施出，里克辟莫，不殯而寝。夜半召优施曰：“曩而言戏乎？抑亦有所闻之乎？”曰：“然。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三旬难乃成。〔6〕

在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出优人对于时政的影响。优施竟是晋国这次政变的导演人。晋献公即位于周惠王元年（前678年），骊姬谋杀太子申生乃献公十二年至二十一年间事，优施或即生于七世纪初。在中国古优中姓名可考的优人，优施应该是最早的一个罢。

优施而外有优孟，见《史记》，也是先秦的名优。他大约

是前七世纪与前六世纪间人，时代较晚，便不备论了。〔7〕

史家供给我们的材料虽然只限于八世纪以后，但用优的风气决不始于此时，或者始于西周初年。

要知道中国何时开始用优，不妨参看其他民族如何使用Fou。在法国，关于用Fou的最早史料是一二一二年巴黎主教会禁止教会中人用Fou的议决案，而姓名为人所知的最早的Fou是十四世纪法王腓力伯（Philippe Le Long）的冉福洛（Geffroy）。〔8〕然而研究法Fou的学者则将国王用Fou一事追溯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八世纪）之前，君主政体开始之时。〔9〕因为棋（Echecs）这种玩艺儿查理大帝时已在流行，而Fou便是它的两个棋子儿，且常放在棋子儿“国王”（Roi）之旁。雷尼爱（Reynier）在他的讽刺诗中曾说：“在棋中，Fou是最接近国王的。”国王用Fou历史之悠远，于此可见。

由十三世纪上溯到八世纪之前，中间至少有五百年的距离。若果中国用优的情形与此相类，换句话说，就是由现存的史料中可考见的史事上溯三、五百年，那不是西周之初吗？而且就社会制度演进方面着眼，西方用Fou既在封建制完成之前〔10〕，中国亦当类是，而中国封建制即成于周代中叶。因此，在中国虽无棋这一类实物来做研究古代用优的旁证，而我们也将其开始假定在西周初，前十一世纪前后。〔11〕也许有人嫌自开始用优到见于史乘中间距离太悠远，则加奈尔的话可以解答。他说：“在历史上我们虽然只证明到十一世纪中叶方有Fou，但不应该就相信在此时以前人们就不用Fou。这并不是种重要组织，足使史家相信应该为了它本身而保存着关于它的回忆。他们有权柄等待个合适的机会方略述此事，而这个机会是要等很久才遇到。”〔12〕

以上所叙仅就天子或诸侯所用的优人而言。平民呢？他们同贵族一样也知道以笑乐自遣，自然他们需要弄优，不过未必如贵族那样有固定的专门人材而已。从前的史家对于平民的生活状况是极端的忽视，因而平民优人的史料更形缺乏。《左传》却为我们透露点消息，前六世纪中年的史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庆封出奔道：

陈氏，鲍氏之圉人为优。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13〕

“为优”下杜注云：

优，俳也。

孔疏云：

优者戏也。……今之散乐戏可笑之语，而令人之笑是也。

是则“为优”犹言作滑稽调笑之戏。“至于鱼里”下，杜注云：

鱼里，里名。优在鱼里，往观之。

孔疏云：

杜以优在鱼里，士往观之，刘炫以为国人从旁为优，引行以至鱼里。

杜、刘的是非我们且不管，但“鱼里，里名也。优在鱼里”，“引行以至鱼里”，我们据此便可知道这场滑稽戏不是在贵族的邸第中扮演的。它显然是平民的娱乐。所可惜的是演此戏者是专门的优人呢，抑是普通人临时来串演的？则不得而知了。襄公二十八年是周灵王二十七年（前545年），正当中世纪中年。这段史料较上文引的关于贵族的三项，虽嫌微晚，但这显然是史料缺乏所致，平民弄优应该也有很古的来源。

始用优人的时代决定了，现在要讨论的是优人是怎样演变

成的。加奈尔在他的书中于此曾有所阐述，可以给我们点启示。他说：

从很早的时候起，滑稽（Bouffonnerie）已成为一种职业。它是Jonglerie的一个重要的支派。

在好的意义上，Jongleur〔14〕即是精通音乐的诗人。这些人用各种不同的乐器来歌唱他们自己作的或他人作的诗篇。他们常用可以娱乐观众的手足的姿态和巧妙的回旋来伴歌。……不过Jongleur的职务并不限于此，仿佛人们将一切以娱乐群众为业者皆归到这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团体也包罗着一切以娱乐为业的人，这是从人们曾应用到他们的形容语上可以看出来的。例如当他们被视为滑稽人（Bouffon）或坏牧师（Goliard）〔15〕时，难道人们就不能在那些巧妙的回旋及手舞足蹈之外，于他们的文学的玩艺上加上滑稽戏与谐谑吗？

如我们所已言者，Jongleur是从另一种擅长音乐诗人Barde下来的。在高卢人，这种诗人的使命是颂祝国家英雄，是批评与当时有势力的社会教条相背驰的私人行为。在我们的历史上，直到五世纪，Barde还为人提及。自客楼维（Clovis）〔16〕时代始，他们方不以旧名为人所知，人们称之为弹竖琴者（Githaradi）。在第二种族之下他们被称为Jongleur，且继续为人所欣赏，主教、男女修道院院长皆接近他们。但从多神教转到基督教，他们好象忘记了他们的职务在古时的重要。在路易第一（Louis Le Débonnaire）的宫廷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用以使观众发笑的，且因其行为的关系，他们自己不使人尊重。因之，当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间，法令与主教会议都给Jongleur与其听众以严重的申斥。

时间降低了Jongleur的地位：腓力伯奥举斯特（Philippe—Auguste）在一一八一年，竟至将他们驱逐出宫廷。自然他们还保有个地盘，但逐渐消灭于卑贱里。……

当Jongleur（尤其是那些专以使人发笑为事者）的行为开始使